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文誼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講部藝文一

恭用講詩令

與丞相陳過書

喻御史臺劄劄表

河南府論被劄表

釋言

原諒

元和詩略序

代史館王相公謝令樞密使宣諭好邪表

祭蔡政范公文

登十學士文

讀御史臺劄訪小人造作謬議

代唐甫謝詩乞郭狀

本役錄書

增舉王舉劄子

難清賦

講部藝文二

唐虞采書一章

小雅巧言六章

恭伯七章

青鸞二章

角弓八章

梁塵篇

晉傅休奕

從漢曹操

吳諸葛恪

唐齊映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刺諷詩

疾諷詩

玉門行

雪謠詩

古風

送薛九被謫去魯

雪謠復逢李叔度

雜賦

誠是非

辯詩吟

行路難

議訪部選句

明詩意

宋邵雍

劉翥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北魏陽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照國事下相檢惜又

疾世俗奸相勝敗便已成之舉中有損益將進之徒

意不歡矣聞此肅然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

于一人目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者七十二人

至於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德德德德

有所短聞神由聖賢不受命豈足下此而無所聞且

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爲

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有特精從

橫而善人卑少國家嚴司常告不先苟合性不邪惡

志在陳力便可舉就轉其所任若于小宜過私行

不足者宜關略不足嫌貴且士誠不可微論所行可

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吝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

人則難以入聖人則易賢賢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

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相誇詡或至於所原其

本起非有大德惟生克已不能盡如禮而實人專以

正義天已不知禮則人不服實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棄其實則不待不相惡相惡一生

則小人將客其間得此其間則三王之言說而之

紛紛至聖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足況已

爲陋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

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害小過誠微相貴久乃至

於家戶爲惡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論御史臺劄劄表

唐許敬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承恩准臣議以爲不合不實

宰相御史臺劄劄至十九日宰相御史臺劄劄不須具

者臣以愚直寸職遠次執事意司班列久儀受典貴

爵聖恩賜特恩釋放職職職不知所歸臣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文誼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講部藝文一

恭用詩諄令

與丞相陳過書

喻御史臺劄奏表

河南府論被劾表

釋言

原諒

元和詩略序

代史館王相公謝令樞密使宣諭好邪表

祭蔡政范公文

登十學士文

讀御史臺劄訪小人造作謠議

代唐甫謝詩乞郭狀

本役錄書

增舉王舉劄子

難肅賦

講部藝文二

唐虞采書一章

小雅巧言六章

恭伯七章

青鸞二章

角弓八章

梁塵篇

晉傅休奕

從漢曹操

吳諸葛恪

唐齊映

前人

韓愈

前人

沈頌

唐次

錢珙

宋歐陽修

前人

丁鶴

王安石

蘇軾

明楊士奇

蘇軾

明楊士奇

蘇軾

明楊士奇

蘇軾

明楊士奇

蘇軾

明楊士奇

蘇軾

明楊士奇

蘇軾

刺諷詩

疾諷詩

玉門行

雪謠詩

古風

送薛九被謫去魯

雪謠復逢李叔度

雜賦

誠是非

辯詩吟

行路難

議訪部選句

明詩意

宋邵雍

劉兼

前人

盧鴻

前人

李白

唐曹顒

前人

北魏陽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後漢曹操

魏氏春秋云陳瑞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

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瑞才下令

喪亂已來風教漸薄謠謠之言雖用褒貶自建安五

年以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諱者以其罪非之

與丞相陸遜書

吳諸葛恪

楊牧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

明倫彙編文誼典第一百九卷議訪部

交疏典第一百九卷

議訪部藝文一

恭用詩諄令

與丞相陳過書

喻御史臺劄奏表

河南府論被劾表

釋言

原諒

元和詩略序

代史館王相公謝令樞密使宣諭好邪表

祭蔡政范公文

登十學士文

讀御史臺劄訪小人造作謠議

代唐甫謝詩乞郭狀

本役錄書

增舉王舉劄子

難肅賦

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照國事下相檢惜又

疾世俗奸相勝敗便已成之舉中有損益將進之徒

意不歡矣聞此肅然誠恐誠恐誠恐誠恐誠恐誠恐

于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者七十二人

至於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德德德德

有所短聞神由聖賢不受命豈足下此而無所聞且

付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爲

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往古何有特精從

橫而善人卑少國家嚴司常告不先苟合性不邪惡

志在陳力便可舉就轉其所任若于小宜過私行

不足當宜關略不足嫌貴且士誠不可微論所行可

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吝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

人則難以入聖人則易賢賢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

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相誇詡或至於所原其

本起非有大德惟生克已不能盡如禮而實人專以

正義天已不知禮則人不服實人以正義則人不堪

內不服其行外不棄其實則不待不相惡相惡一生

則小人將客其間得此其間則三王之言說而之

紛紛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足況已

爲陷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

其好本由于此而已夫不害小過微微相負久乃至

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

論御史臺劄奏表

唐許敬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承恩賜臣議以爲不當不實

宰相御史臺劄至十九日宰相臺劄至聖旨不須具

者臣以愚直寸鐵直次執文臺司班列久俟受典員

罰聖恩賜察特恩釋放職職忘知所歸臣某

臣伏以昨者八陵之禮百王未行特由陛下特于孝思成此盛典聖聖聖聖皇皇來惟當稱賀殿庭苟且推美臣下事嗣諸道近雖諸臣亦職司豈敢荷且又詳鄭廟之禮與臣愚見亦同但統率波性福而劉不致對衆陳白所以人論宰相其無封而停曾國知小處深以爲公招爲陛下察臣等子道免臣前傳意勸聖在問起何嗣臣某^臣臣素庸虛叨蒙隆施身則誠爲誠品臣在陛下九卿司理在持綱臣則職責難逃損失是一時之誤雖失爲今古所非書圖已覆覆成前時開聖選職各守職分上答恩私弘陛下大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運臣以爲憤未泯求過深察臣別有披陳遂欲曲生聖賢實事須稍遲者李汝欽臣別有披陳遂欲曲生聖賢臣不實宰相則上引引則失德臣等子道免臣說兩河殘賊臣已公行組織臣等子道免臣有謂說擬臣臣之身不放獲有應項自當漸布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事職惟聖明在上微臣必不及免但恐誤解日深恐母非當勸罷臣今不敢避李汝之怒惟懼失人臣之相風夜不寧憂傷成病若更請對轉恐生疑故汗沍得不知所爲無任懺悔感恩之至

河南府府後議奏

前人

臣某言臣聞修身正勝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情臣雖爲劣不痛服聖父之訓既有詩誦求審辨明必自早無所憑現釋詩于已則必過于入棄讓讓誰何之甚然命之所切不報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自聖心所得達致過聞上果皇明此臣不得不辨一也聞諺臣之謂以驚聽爲務成云父

子相與或云盜賊公行山谷之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內亦至流亡備或上達天聽則貽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臣臣伏以鄉近數州去年皆同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災厄已積憂又加再歉其間數縣人戶項者實多逃移據兩稅案所有未歸人戶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員幾任不覺憂惶食業漸下還恐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益憂惶此根由蓋緣臣自到任以來事有不幸曾正獄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表所明幽魂知感誠是役人之事疎網不害當官而行于臣何有今則舞臺建衆衆恐深乃於逃鄉鄰幸逃其罪語又於往來使客得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以去臣爲脫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雨未降人心易搖之罪後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南市署丞張狀送聞守陳市之意似欲欲人戶詳其榜內之辭却應搖動愚下其陳云戶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山林變爲狂寇擾攘道隔隔往來者今地即王誠有事尚令密啓人皆服化虛詞豈可榜陳欺言不利府司又恐惑於遠謠臣伏以俱承責任實勝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取商議既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榜謗語臣擬將謗語且收臣既昧道方輒陳市榜謗語雖愚不知所益今東都幸有奉有之官悉是朝廷所舉職爲耳目身在郡城固請微徵望察勸察庶事責實甘待刑章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釋言

謙念

元和六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請歸國于博士始達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詩時在翰林觀覽而地禁不敢相問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念愈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歸以詩書于愈之數月有來請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讀於相國之使者曰錄愈曰相國欲余文今不敢匿相國臣知我詩其愧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待罪猶宗同厚于南者凡八例愈爲先取用相國之賜大夫百官之遇見相國者或立請以退而愈尊賜坐請相國之禮遇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某業微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畏之敢獨愈者先當相國之知至矣夫相國之大德之通知之至是三者于愈以下受之宜以何報現在于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通于用之謂才舉其事之謂力愈于二者雖曰勉焉而不迫東帶統勇正士大夫之德不見凡以自幸矣其何敢放言乎乎夫放縱凶惡必有待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舉動之勢于今不善交人無相生相死之友于朝無宿舊貴以約聲勢矜于才而屬于刀不能奔走乘輿抵巇以要權利力恃而敢者夫在感其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書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譏者自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爲哉臣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謗于于翰林舍人李公與衆舍者有其傳愈曰一公者吾昔朝父訪焉以爲政于天下而陷太平之治居則異天子于心胥出則與天子爲敵故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誠不顧患而罵罵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情

有知禮者之說也雖有讓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意何憐而懷臣以詩應客夜歸私自无日咄咄有虎
而會參殺人讓者之效也詩曰取彼獲人投界豺虎
對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傷于讓
而善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譬如既亂之文生
君子信禮始而終信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戒禍
其至故徐自稱之曰市有虎諸君庸也魯會參殺人
以愛魯耶也君伯之傳亂世是遠也今三賢方與天
子謀所以施教於天下而陷太平之治聽聽而親明
公正而教夫聖明則聽視不遠公正則不遠讓邪
教大則有以容而惡使讓人有就敢進而為讓故雖
讓而為之不莫之聽矣我何憐而懷臣累月上命李
公相者謂意曰子前教吾子一相今李公又相于其
危哉意曰前之謂我于宰相者輪林不知也後之謂
我于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事若及
意必曰繼意者人耳彼故宰相又故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為乃今知復我既而為言果不行

原詩

前人

天之利下民其仁在矣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便
于用而民不由者厚于生而民不求者然而器而亦
惡之相求亦惡之不善而而亦惡之不善而不德而
而貪亦惡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夫尚如此况
子若乎哉鬼陽乎是其德者假事獲倍于天矣有
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而故免有不慈之政者及
不孝之請者不知我既而為言果不行
萬世乃不於父呼嗚呼嗚呼大孝也民且謗之王天

下有不為典葬之治者則民扼其吭掉其首辱而遂
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

讓國

沈頌

知佚之讓讓忠不知佚之讓讓國故人君弗為重也
且曰彼誠佚邪乎不過隨一臣後誠忠邪乎不過隨
一臣乎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嗚呼中心
不知龍一依而百依進隨一忠而百忠退則忠者寡
而佚者衆乎是以幸甚讓子胥而吳滅趙高魏李斯
而秦亡無幾讓伍奢而楚弱秦斬而諸呂原而楚楚
因愚故曰知佚之讓讓忠不知佚之讓讓國悲矣
元利辨謗略序 唐文

臣聞乾坤定而下分矣至於攝四時之氣運萬物
之宜在論乎妖祥之一氣祥氣降則為豐為茂妖氣
降則為沴為災君臣立而卑高備矣至於處神明之
與幽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一說正言勝則為忠
為讓邪言勝則為讒為諛故詩云變今變今成是貝
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詩曰邪徑敗良田讓口亂善
人惡其勢心之益政也蓋謂佞而詐似忠而亂便
便可以動心掩捷可以亂聽豈止鳴鳩形舟車以惑
殊者哉況立國自家中而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讓
勝則忠孝靡彰彰迷覽前開祖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讓
族邪惡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唐聖文武皇帝陛下
垂衣御萬化治文明讓微博訪於諸神姓貴廣聽于
庶民尚復廣天四屬則治首在于未萌作範將
垂于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孤楚等上自周漢下洎
隋朝求史籍之忠實讓漢之車迹叙規畫之本末
紀謠咏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其成書有聖讓

之命我唐是修傳之書千古一心同垂焉臣將依法
宮退日吳之政別殿假之夜之觀則聖慮已辨跡有
由典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代聖節王相公謝令權便寬貸論邪邪矣

錢瑛

臣某等言臣書讀史論見上言樂弘羊昔忠感
光之志于王也臣嘗其權運計為竊王上言言尤
將有非常之變而臣知其說昨欲言言言願發恐
有保明元輔諸君以為漢奸之惡陳通則成臣等
每聞其書實其事以言後代不復有今日某日
復延英矣事觀聖旨以陛下深懷聖恩欲南飲
化唐亂陷於前事竊憂於小人既以誅諸方胡昇
絕而常有技術毀壞之重先打機謀之征招結謀
軍殺邪臣且相投引遂有潛傳圖謀謀謀根株甚鉅
而聖心不動慶要有結黨誹謗謗交亂致臣於
不疑之地知後有禍人之心且將揚於斯矣今聖
親於左右未甘奸邪臣等且懼且驚驚感感感至
公府未知所安懼帝從等又至中書備傳等自伏
知李連劉連等其謀推舉李連來政因此大感大驚
君臣之所難開乾坤之所共舉有李連之委持志巧
言而陛下不以為疑厥以為起凡所希希希希
其等復臣陛下之言不惟臣等之憂欲舉動此輩
彰明我心臣等果命而急欲以宜自邦國誰無
君臣今此輩邪惡惡惡密構於一夫之日何可
知潛行其萬象之前何人敢邪難臣等之不惑隱
之不言有如此輩加於權臣臣之難舉將王為臣
旦親奉聖旨俾行眾律使罪人斯待餘謹自安復使

爲辭字達義情臣於斯時以宗臣下賜臣以援廟之手
微臣必無他慮當執朝服入見足爲德報數語者未足
爲辭字達義情臣於斯時以宗臣下賜臣以援廟之手
手雖臣以難明之罪臣以宗臣下賜臣以援廟之手
之時漢元帝廢金虎符有許金令信之言彼帝者於願
否一作之朝遂懷恨臣計哀痛之外就可得聞一作
臣等遂泣一度江蕩無存臣等泣一度江蕩無存
唐明君知昭陽殿含誠請諸和祇平拜以何爲
一劃心而始足惟當國臣盡力竭智竭盡家私
難之謀國圖國身所不惜耳而末嘗私私得聖
感思臣等無任涕淚橫流泣屏殿之至

祭資政范文公文

宋猷陽修

嗚呼公李古賢特一人員巨軀之難其道則然
嗚呼彼惡黨有過於公曰近嘗謂之吾期公所願爲
兩公謀退而斥逐諸公位名權之盡其何可惡
先事而匡摩排有辜而思仇讎爲村戾不吾傷
豈不吾害遠追也惟是行險止嗚呼公半舉之事
誰非公役使且多公之不舒者不應聽其善乎
成雖復公復與嗚呼公爭欲挽其極先將擒獲
傾巢破殼散殺勞苦甚一振百人誰不躍躍爲黃鵠
是不仁哉嗚呼公身易名幾行君之子之樂生也何復
奴也何稱好子兄死弟不得持喪有人有所恨而死
無所事自公亡二薛不停晝夜念愈明而今可見始
屈精神公其者懷實悼生此其此冀

祭丁學士文

前人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水與火不能相容其勢然耳。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于不善然後爲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廉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懽悖遂以

澤瀾聞說孝友可知其人說善之言響若蠅犬黏彼方知玉璞之而小人心得志暫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之遺愛一編久矣爲仲尼不貳載寔是不記相懸甚尙而後獲善者愈趨經營一世造築華之錦紋嗟凌沒其誰記是皆則狐貍死爲狗徒誰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自古往不有是至今獨出乎沅湘復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羅子放斥未必功蹟而名愈彰使獲人之致力乃借筆而搖揚嗚呼元珍楚一遇難有命在天其知乎何孔孟亦然而子于耶斯斯言寡一愛有涕洟漣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之變禍遂萌。出升黜陟使或言書諫官非意。諫臣外
臺職近侍。今人多典簿。蓋相傳報竊動中外。
百官咸致疑。豈以厚祿近宦或爲害於國乎。以詰辱
多士。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責出於被罪流落者。
私執督學監遊子弟門人出入朋比。爲聲援上
引欲激怒君臣以成奸慝之禍。下則貽誤無間。轉
相怂恿。以積久大之某此其用意豈淺鮮哉。不可不察
也。昔唐德宗少時有八閹十六子之說。爲後世譏笑。
一婦孺王上則庸劣不及選。還遇有不肖子服脫風衣
孜孜歸家。上怪惡甚。遂不復有官字之語。八閹六
子之事而爲倖者。智能巧詐。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
以達四方。霸權流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通行禁止
耶。思漢以奢侈僭竊風化名寵之狀。願陛下特降
恩旨。下御史憲訪修風化臣竊表之吏議置於典法以
誡諸邪。惟進之黨天下李長

代藤南辯謗乞郡狀

蘇軾

中華書局影印

呼父窮辭則號天慟聲於中宮無所擇涕淚以就哺
臣聞孝不問憂患忽之不長而疑父然然而病劇
之故也惟憂慮之心人臣之所不敢止于疾痛而
衷有主乎子對若不就呼于君父更將趨赴于何人
伏望聖慈加憐察中諸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僅
有忠孝之心生而父母皆亡孤孫有體于君者孰
若事之如孝子之父兄乎且見無稽言兒者其君
之知孝子之事父者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直前
謂人知己既矣遂復叩于聖王苛復得乞主來任其
愚誠感威權一旦離去去年已有二年矣臣所以
何所有至謂臣臨危及故故擬舉人若依斯言死
未審若願伏思宣帝崇漢之英主也以禮晉而誅楊惲
之失德之喪主也以車禍而殺劉自告忠臣烈士
還時節而不見子嗣何以可勝哉而臣竊哀皇祖
陛下始終結寢受遺保全則降下聖恩已過于宣帝
大宗臣之遭此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
歟但念世之遭難者多而臣之貶命在重積惡銷骨
巧當金盡市虎成三丁入投杆計于累至猶因廷
復故人言至時祇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至今
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辭書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
不害其為國功臣崔浩流亡甥也而不廢其宰相
臣與反者義同朝臣獨出于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
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為貴賈之人有親承之
提手而之舊則所至便愛異待人不敢致汝仇臣
受不知陸路中無臣之效初力足令人民未盡之日而

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奉清班非敢別有倖求更思錄用愚懇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取罪陛下倘餘生之無復究前日之異恩或乞務臣准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具日復得以及棺於之餘暇適天日之表然後復返田園自稱老臣足報始終之遺選以誌報稱之文老臣區區志願未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思知罪深切屏受之至

答投機書

王安石

投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學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適江南始知而慕朋友之文又文粗道其行惡書以所聞而錄行無識其其居家親友信畏歸往某無文字規望其有無果足下之言也雖固不熱學文章論議其交游中不見可敬其心男子過道好不可以刑罰利威動也父在固居中左右故書無所行奉事雖愛以上言親之父亦愛之甚昔日吾宗族所親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某在京師適見而念此雖某亦學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子學之中有足於者無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迷然情不至是者如不須其情而請其得無但在京師時未未接之適江南又既往不登奉書以此規之也雖某子從奉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適此則適江南時親之矣接聞之概雖於豈固有以於某也其作張友書通達一自藏一納某家呈呈某相切切以于極者略見矣某嘗謂友朋過某可以相聞日規之從則已固且為文

字自著見然後已即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則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謂賢哉天下愚者衆而希者希愚者固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如惡焉其惡之心則無之而不諱君子之過于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諱其附于下者尤甚焉不足以勸俗名實未加于民愚者易子諂諂易以傳也凡道聲之云云者固忌惡忌惡于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忘者怨者過于聽者之言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樂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適國以爲不孝孝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自守不惑于衆人也如欲于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母輕議

辯宋王樂制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蘇軾制子參臣近奉宗正寺丞王華節操方正可備職納科補開臺諫官言登臺郭及離間宗室因昭事臣以從薦奉舉舉臣除臺西京通判諱按察好學文強力敢言不畏強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于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謫謫萬里個復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益厲此所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特以國士與之往還論議不一以爲所短不知以爲所長故爲國取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等司馬光勸許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千五百人中獨稱疑二人孔宗翰與登是也雖此得減一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

之擢用其事正同果是登郭輩議當此時何不論奏舉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舉豈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輩若抑臣榜合白體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次輩此議統執政多爲非偏司馬公深然之故下體即詳議又兵部侍郎趙鼎若亦會進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難聞也彦若亦難聞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議初無一言及光投之後乃有登郭離間之說則是輩之邪正傑光之存亡非公論也輩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昭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類聖明不以此罪輩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惡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辯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登郭又傳言者本欲中臣而果及輩謀問之漸權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歎越取進止

離間賦

明楊士奇

余讀揭文安公所爲幽憂賦爲其友辨誘聚數百言慨然不能已于前又恐不能信于後揭文安公眞盛德哉今之被誘類是者未聞有一人知文安公者爲之辨其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爲賦以解之
離間之損發今志沉鬱而弗指厥行爲淫僻今余憤慨以代言情猶操其奸僞僥倖遇員而履方被積習以爲不令獲素以爲爲僞僞古人之謂將驕勇乎委之路臣特將朝未過今過指定而改舊仁智以自是乃乘誘而達其淫靡其酷烈兮又何有于杜漸與江蘇相指之延特令處風而來止既斷離間不累分誹謗齊之計以紛謗之之嫌妒分允惟聽而不味也固衆人所一情分謂人亦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文誥典

第一百十卷目錄

諫諍部紀事一

交誼典第一百十卷

諫諍部紀事一

左傳桓公十年就仲諸其大夫屠父於王屠父有辭

以王師伐虢

莊公二十三年晉師虢之侯僖獻公患之士蕩曰去

富子則事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共事士蕩與季

公子謀潛富子而去之

僖公二十三年晉師虢侯僖獻公患之士蕩之與晉師

夾蹇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士曰晉聞之文不犯顧

武不違聲若欲戰則言退舍于濟而後進連唯命

不聽紂我老賈賈亦無益也乃為以舍于上欲濟

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干涉而薄我無取何及不

如紂之乃退舍陽子宣曰是師退矣遂歸地師亦

歸大子商臣陽子曰晉野而師之楚之恥也罪

莫大焉士蕩子

成公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而殺之及樂師忌伯

州舉葬楚歸獻于曰師氏其不免乎魯人天地之祀

也而報祀之不亡何待

襄公二十有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

堤下共姬之妻取以人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觀之尤姬納諸姬生佐

惡而施大子純美而很令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惡彌

伊展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楚苛聘於晉過宋大子

知之請野卒之公使往伊展從之公曰夫不婦女

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致還好之不致近

敬以特命故有祇心乎縱有其外其共其內臣請

往也遠之至則悅用牲加書報之而聘告公曰大子

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

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大夫與左師則皆曰因

聞之公因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名而使諸日

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語而與之語過期乃

殺而施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卒伊展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諺之曰其父死於路

已為黨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賈以告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逆度不可改計曰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吾不違矣

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諷人入其名

曰牛離火也艮出也火焚山山放於人言言政言為

讓故主人有言言必讓也純離為牛牛世亂讓勝將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二十二年楚子訓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

於楚子成虎知虎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

懷寵也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劉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

曰王雖幼子故處之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雖必

求之難助子而王雖幼子而王雖幼子而王雖幼子

蔡三十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亦不難乎弗聞必及

於難難蔡人逐劉吳而出奔劉王怒曰余唯信吳

故實請蔡且微吳言不及此何故去之無難對曰

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

逐飛士吳所以剪其異也

十九年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通於諸侯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

父而真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

說從之故大子楚居於城父令尹子瑕將於蔡拜夫

人也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楚於位者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為衛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書楚其

事矣矣王信之問者對曰君一過矣夫何信於璫

王執佐者使城父司馬焉攝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費無極攝攝使城父人執已以

至王曰何出於城父人於爾誰告是也對曰臣告

之若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弔貳奉初

以還也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

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令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

所入王曰歸從政知使日無難曰奢之子材若在吳

必憂楚國焉以見其父之使臣必來不然而為患

王使告之曰吾言免而弗聞則其見臣曰爾逃

吳我將歸死君知不還我死君能聞聞聞父之命

不可以莫之奔也即成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

子無取也。我天帝使我百獸今子食我是道天
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隨我後觀百
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逐其之行。獸見
之而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
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皆言此也。畏虎也。
江尹欲怒奚恤。難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
請封於楚。楚王曰。諾。路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
不當封。山陽君因得山陽君與之并怒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難於楚王。楚王告昭于昭子。昭子曰。朝夕
以事聽命。而親人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
夫苟不難爲之交。而不下信之。是共爲人也。近若矣。
夫苟不難爲之外。而忘爲之內。平臣之得罪。無日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何患。
江乙欲怒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錢而愛
之。其狗善。則其主人厚之。溺非也。欲入宮之狗。
惡之。當門而逐之。鄰人得之。遂不得入。言部卿之難。
楚進兵大梁。取奚恤之妻。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
故昭奚恤懼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怒昭奚恤。於楚王。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
分爭則上安。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揚
人之善者。於上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
人好揚人之惡者。於上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
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欲其主者。而王善之。已不
知者。何也。以爲好聞人之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
寡人。願聞之。
蘇蘇爲趙王使於秦。及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

者。趙柱山有兩木。爲一蓋。呼侶一蓋。笑問其故。對曰。
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若大匠人。且以譏。墨案規矩。
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
夫欲結於人。而出於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
見。無有謂臣爲鐵鉗者乎。鐵鉗木中。大蟲也。以喻
謬口居中間。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
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
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
遠使。應令屈平屬草。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屈平不與。因諷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
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
平。
戰國策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
樹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
樹。樹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業。樹易生
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
子雖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段連謂新城君曰。夫貴行者。能無爲最。而不能令狗
無吠。今臣處部中。無議者于王。而不能使臣毋
議。臣于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
遇過父之弟子。適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敢取千里何
也。曰。子雖牽長。故繩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獲千里
之行。今臣雖不自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不釋業者。是繩牽長也。
新序雜事篇。梁敬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歸
高臺。降唯首。即墨未下。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梁敬善
用兵。田單不能許。故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梁敬
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譏之。惠王怒。王使觸劫代
梁敬殺昭王之趙不歸燕。
齊人李伯見齊威王。威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
幾。何人告之。反。威王方不聽。不聽。會無幾。何告者復
至。威王不聽。已乃使使者言齊軍兵。舉燕恐其以
擊燕。爲名。而以兵舉。舉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
譏。其數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齊威王從事於
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漢書馮唐傳。李牧之爲趙將。委任而責成功。乃得擅
其知能。後會趙王。立用郭開。而誅李牧。以顯衆
代之。是以爲衆所滅。
孔叢子陳士義。篇子順相繼改。變之。官以事賢才。
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請其職。祿者不悅。乃遠請賢
文君。以告。且曰。夫不善請改。而有成。孰與之。而乞
請。後子順曰。民不可與處。故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
初不能無謗。子蓋相。鄭三年而後。謗止。昔先君之相。
楚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後不能及。要賢。而
知謗止。獨無謗乎。文君曰。子蓋之謗。書亦聞之。未敢
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人謗。謂曰。辟
夷而市。投之無異。市之廢。表投之無異。及三年。政成
化。既行。民文。謗謂曰。我衣章甫。而實獲我所章。甫。衣
惠我。無私文。文君曰。我衣章甫。而實獲我所章。甫。衣
史記韓非列傳。秦子見孤。孤置五書之書曰。聖王寡人

死傳蘇曰前為得中毀沛仁賢誦惡大臣令授文者
失其位甚憤憤得中毀沛仁賢誦惡大臣令授文者
善以辭憲詩不云誦人問極交四國其竟嘉為
庶人歸故鄉

劉何向乃本名更生石顯譖諸張猛令自殺於公車
更生傳曰及乃著議譖殺救兄世顯兄八篇依與
古事傳之乃類也

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嚴喜譖援在交趾還
書賊之初援在交趾嘗與馬援以實用能經略者常
以勝舉氣兩方蓋以實大援欲以為將軍還載之一車

時人以爲南土珍怪難貴首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
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諷之者以爲前所載還者明珠
文犀馬武共於後侯侯等皆以重言其狀帝益怒

援妻弟惶懼不敢以奏遂竊置貳百餘畝地集
羣而曰實客故人吳敦甲會嚴與援妻子草草相連
語關諸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生上書誣冤

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罪又前雲陽令同郡朱
勃詣闕上書曰臣聞士儻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
美不求備城家故南庭殿廟通而以王雖群臣橫大

臣雖然感不自疑夫大將在外邊官在內後邊報記
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便也故軍部長口而奔楚燕
將諸卿而不下堂其甘心求悅故得巧言之僞類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侯馬援拔自西川欽慕聖義
開關離難歸自萬死立立奉責之開旁無一言之佐
驍深淵入虎口登壇計謀事自當當受七郡之便故

封侯之福鄙人虎口登壇計謀事自當當受七郡之便故
封侯之福鄙人虎口登壇計謀事自當當受七郡之便故
封侯之福鄙人虎口登壇計謀事自當當受七郡之便故

唯獨於焉爲國守士民健困寄命滿刺援奉詔西
使錫封焉然乃招集豪傑曉誘先戎謀而涌泉執如
轉運遂殺倒懸之念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

人說賢略平而獨守空郭兵動有功師進戰克詠錫
先家錄入山谷征猛虎失實無又出征交趾土

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微徵則克
平一州而後南討立召諸將師已有業未竟而死

士雖疫援不獨存大戰或以久而立立功以速而致
敗深入未必爲得不得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

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敗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
問之漢家屬杜門群不歸其怨陳並與宗親傳懷死

者不問出入所爲皆復疑以益發開張大據孔父之忠
不能自免於讒此鄙陋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謗人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罪惟陛下留思覽懷之言無
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

紀官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
援功罪宜直官補以赦罪內之聖臣已六十常伏

田里竊感樂布彭彭彭彭之義月陳忠憤懷懷則庭書
衣物歸田里勅子叔康年十一能誦詩書常候援兄
來物未方領能酌酒解言劍樣裁裁知書見之自失

守謂城幸以待援爲將軍封侯後物位不過縣令援後
雖貴常待以舊恩足見援之勤身自親及援還
雖物能許曰焉

第五倫傳建武二十七年孝廉淮陽國醫工長
應王之國光武召見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

應王曰得會見帝聞以政事爲此國對問趙都大
悅明日復待名入與上與上帝帝歡問曰聞趙都大

勞婦公不過從兒飯軍有之邪倫對曰臣一雲妻皆
無父少遭艱難實不敢妄進人食帝大笑

馮衍傳衍以伯爲幽陽令孫斬賊郭舉等降五千
餘人論功當封以議致故實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

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
功四曰招後援五曰明爵賞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

祿八曰損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征北長史以
擢陷大姓令略略是時略略司空長史讓之於尚書

令王度尚書周主書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若也讓
等懼之即共排間衍不得入

孔僖傳僖與顯顯事由太學論李武事顯房生告朝
僖誹謗事下有司傳上書自訟曰凡言謀謗者誹實
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李武皇帝攻之矣恐顯
在漢史知抑月是爲直說書僖實非虛傳也

梁統傳統會孫顯顯爲大將軍檢衛門族未前以權受
有正罪故加誣役也

機密外議南紀守分委命莊畢會年迄以去年二十
十八日待會猶太守臣額二十七日疏云比日吳論
暗此難相丁百姓不許欲款今微爲其防戒疏駁
不解所疑便言奔馳歸營陛下及樓山陰防衛
影射彰排馬槍斷截舊巷信屬縱橫戈甲竟道不知
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額雖曰見亮而整防如此惟有
國權臣皆恭近侍豫蒙天恩若有罪逃解明文有
證非但額款可欺以正國典晉文之自無容身之
地今虛聲爲罪何賂如之天自古譴謗聖賢不免姦
致謗之來要有輕重或輕死重氣結黨聚勢或勇冠
鄉邦劍客馳逐未聞矧豆之爭欲爲逆節之罪山栖
之士而橫陵上之震今影迹無端假誘空設於古之
歷來之或有匪希其生實恐其痛歟復內有不然而
抱理其伸是以羣疾疾痛來輒藉款仰憑陛下天臺
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滿日羣疾發動
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臣不欲使衆歸以
爲臨川內史歸秩中二十石
南史顧遂之傳何尚之素異之彈書與王球曰遂
之昔生事屏斥復蒙抽撫而會不慢事終詳無已積
與陳勝謀殺數十士
宋書王景文傳景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
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遷朝未爲湘州刺史
不許時又景文在江州不能滿已景文與上李臣
王道龍書曰吾雖奉于行已盡忠不負心既無殊效
無上欺主主獨聞其言已歸者云體生乃至臣萬
寒無此能一旦忽怒其爲非非理理乞心忤情放
若此言不虛便宜詳請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有當

賜恩罔昧之由吾驗矣雖深足以致詩念此驚懼何
能自測臣所懼不願遷鳳容實目下不作倫猶
如不作朕故以省白想爲申啓
南史孔褒沈炯爲武庫署所將陷重辟蔡廷議理
之有得白
梁書張平傳平以父喪去職其父待妓數十人善
者有邑報邑于儀曹郎顧况之妻甥焉張者不顧遂
出家爲尼因密書平宅玩之乃飛書言典率森南
司以事奏聞顧惜其才莫其然將致世除焉風
聞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官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
參軍
三國志略劉整常有飛書誘殺梁王超曰劉整假
太中臥必須相之
魏書李順傳順爲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
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世祖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
前北征李順獻策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
前驅之事順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旋實如聖
旨但臣愚之婦知深知其行然性暴足周旋實如聖
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取順妹又以弟子取順女雖二
門婚而造端輕順順又弗之伏也出是潛相猜忌
故浩毀之順又從蔡廷議連於平涼三秦平遷四部
尚書其兄範侍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祖欲猜問
行人崔浩曰蒙遜稱款若河右若傳越城流通殊
寬舉宜宜令濟德重臣奉詔慰順書李順即其人
也世祖曰順頗諳大臣因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
執王皇后於胡於復復何加以加之浩曰耶奚使吳王魏
之太常府事是宜無慮於重爾月之行豈吳王入觀

也世祖從之以類爲太常卿拜蒙遜爲太傅宗王復
使於涼州而蒙遜教與顧順言頗有恃慢之言宗王復
東還漢之朝廷以金寶宗謂蒙遜中故蒙遜言覺得
不聞微知知之密告於世祖世祖未之信異者三年遂
往順于坂西及浩之孫世祖怒長閑李伯曰觀從兄
往觀漢語浩亦未便至此縣浩聞朕欲逐盛殺
卿從兄有言也
源賀傳賀爲冀州刺史武邑郡人石華言沙門道
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高宗謂賀曰賀誠心事國
厥爲卿等保之無此明矣乃稍加訊檢華果引證乃
是違使者賀賀曰卿以忠誠獻上者自先朝以丹青
之風而受者之汗朕登時所檢已加極法故違宜
意其善終所罷勿以寡勝之言致損也賀上書謝
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
是者可無恨乎
北史崔光傳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謗之
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
魏書彭城王勰傳勰爲太子詹事以詹事有不法北
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信
不宜久在幸勰勰世宗遂高祖遣收賜等又出領軍
于左右爲佐州非烈情願固強之烈深以爲念烈于悲
書在左右自覽政時將祭王公重慶於廟東坊世宗
遣于烈備宿衛士六十餘人召諸驛詳等引入見
之烈爲極人面入直乃進先勰北落發不登拜遂
冲撞格是殺勰而後入直勰乃還勰父高祖之
勰謝曰先帝不以臣放蕩曲幸臣之澤出入調緣

公私無捨自陛下議裁九五屢求解既為宰輔所抑亦不為陛下所許先復夏中重慶天監時裴俊出為定州往年還客歸鄉場戎准罷無功乃幸免罪累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之任臣頗煩干請其簡聖恩陛下考深無改仰遵先路上底聲明之笑下遂臣之志惟今往慈意交深乃詔曰王有前開靜志捐世務先帝受亮之至弗等此情遠勒然許遂冲恩惟德不侈朕亦未敢違奉今乃釋位歸近園是營高向之節確實固實履之振選新難進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甚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奉土仍勿違令制辦得從簡素以稱王心鑑因是作鐵崖以誦懷德隱林也

北齊書清河王岳岳自封壽山長社山國陸並有功績威名顯重而性華侈尤悅遊也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澄少孤高祖令岳岳攝攝其幼情禮甚厚歸岳岳而岳岳之歸意為領軍大統親送岳岳其後已更何賴之歸意密稱其短岳岳於城南起宅宅但唯無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岳岳仍屬顯祖和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岳嘗嘆之至宅由其姊也帝嘗謂薛氏姊而號之岳岳姊不即而數日而號岳岳姊粉粉以為岳岳也朝野歡悅之復歸岳岳世祖知其前請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意欲之聞岳岳肉精後岳岳以良賈自口賜岳岳家後又恩岳岳之功書贈太師太保餘

如故

斛律光傳周遣其柱國紀干廣略關宜勝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于城下乃取關建安等四城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都勒令便放兵散光以為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恐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中仍且進朝廷發使還留軍還將至常昭光仍駐營俾使聞光軍當已逼心甚惡之忽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旨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入常在朝堂垂簾而坐祖堤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堤在內省官聲高慢光適過庭之又怒疑知光忿已賂光從奴而問之曰相王讓孝微耶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吾人入國必破矣稔提提求緊光庶女不許帝賜提提晉陽之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得未餉馬數千匹以擬提提今賜提提無乃闕軍務也出是詔提提怒周將軍華章寬忘光勇乃作謠言令周謀滿其文于都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樹不扶自豎祖堤因讀之曰目眼老公背上下大斧斲舌老母不得諱今小兒歌之路路提提聞之自告其母令查督以備舌兒已也言老公謂堤也遂相與謀謀以誦言帝帝曰斛律提提世大將明月聲震兩河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為公主諸言其可畏也帝以提提在側帝曰得公事難阻提提又見帝諸問問洪珍在側帝曰得公事難阻欲施行長策以為無此理提提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行行萬一並寬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猶擇未決會丞相府佐士讓書登光光前

西討獲勒令放兵散光令軍還帝京行不輒事不果而止東魏將甲賀于數郡遂使曹業武都郡縣前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詔云軍還帝京會帝果然帝幸性性懷慈恩愛令洪珍馳詔祖堤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遂因云正陽名之慈疑不肯入宜遣使歸其一職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奉事謝因引入執之帝知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于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發露盡其族光性少言則慈疑于卿下治兵督衆使成威前散軍之位極提人土頗解其暴目結髮戎戎未嘗失序深為郡縣所憐憐謂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救其境內後入都追贈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耶

周書宇文測傳測除開府儀同行汾州軍討政許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獲送之測皆命解羅羅之實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餽宴勞致遠其館衛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恐乃不為寇南界遠處舉甲時論方子手叔子或有告測懷貳太祖怒曰測為我安邊何間我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唐德傳乃逐南夜江陵以漢為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唐掠大獲財物一無所取惟得書南車載之乃歸或曰文帝曰唐德大有權重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